

命

「阿母拄才 khà 電話來欲揣你呢！」暗頭仔下班，才入門，牽手看著我，趕緊按呢講。

「啊有講是啥物代誌無？」奇怪，平常時阿母真罕得 khà 電話來，敢講有啥物要緊 e 代誌？

「無咧，伊 kan-ta 吩咐講，等你若到厝，才 khà 轉去予--伊。」牽手頭 tàm-tàm，無閒咧款暗頓。

自三冬前阿爸過身了後，就 tshun 阿母家己一人躑佇庄跤 e 舊厝，有幾仔擺咱 koo-tsiānn 伊來市內 kap 咱做伙 tuà，較有伴。毋過，逐擺擺來無幾工，伊就喝無聊，袂慣勢規工必踎厝裡底，親像關佇鳥籠仔內咧，無厝邊頭尾通話仙，吵欲倒轉去……

咱做人序細 e，嘛毋敢傷勉強，是講放伊一个八十歲 e 老大人，家己一人佇厝裡，按怎講嘛袂放心。所以，除了假日盡量轉去陪伊以外，逐暝我攏會佇固定 e 時間，也就是民視八點檔連續劇做 suah 了後，khà 電話予伊，kap 伊講寡話，講了，伊就準備欲去睏矣。

「是講，昨暗才 kap 伊講過話 niā，那會今仔下晡隨 khà--來，敢是臨時發生啥代誌？」我袂赴去便所，趕緊 khà--轉-去。

「啊都恁三姑昨暝佇浴間仔無細膩去乎跋跋倒，送去奇美，醫生講伊腰脊骨 tsih 去，著愛入院、開刀。你這禮拜若有轉來，才順繼載我來 kā 看--一-下。」聽阿母講，才知影伊趕緊咧揣我 e 原因。

三姑今年九十矣，自阿爸過身了後，恁彼沿就 tshun 伊這個親情序大。在來，kap 阮這頭感情就真好，莫怪阿母會煩惱。

三姑是阮阿嬤相連繼生 e 六个查某团內底排第三 e。阮六个阿姑內底，除去一个細漢去予毋好去，晟無大漢以外，有四个若毋是嫁佇 kap 阮仝庄頭，就是躑佇隔壁庄，袂輸厝邊頭尾咧，去恁兜就親像去阮厝 e 灶跤全款，無啥物希罕，Kan-ta 三姑嫁上遠。

其實講遠嘛無佹遠啦，平平攏是阮查畝營十二聯庄其中一个庄頭——跤腿仔。不過，阮兜東勢頭是佇查畝營 e 較西片面，跤腿仔倚較東片面，二个庄頭相差十外公里，若是這時陣駛車，差不多十分鐘就到矣；毋過彼當時行路，就愛三點鐘久搭搭。

「跤腿仔」這個有淡薄仔奇怪 e 地名，根據專家學者 e 研究，是對平埔族西拉雅語原意「Nounog」翻譯過來 e，意思是：「雙溪合流 e 所在」。也就是講，這個所在，有白水溪 kap 龜重溪兩條溪水佇遮會合了後，才閣做伙流入去急水溪，親像咱人拍開 e 雙跤全款，所以號做「跤腿仔」。

跤腿仔閣分做大跤腿 kap 小跤腿二个庄頭，大跤腿屬大農里，小跤腿分篤農里 kap 重溪里。趣味e是，大跤腿土地較細、人口較少；小跤腿土地較大、人口較濟。所以，定定有外地e鄉親朋友消遣講：「恁查畝營人生做真奇怪呢，那會大跤腿比小跤腿較細支，小跤腿顛倒比大跤腿較大支？」

阮三姑就是嫁去佇彼个比大跤腿較大支e小跤腿。

自我有記持以來，每一冬差不多擺會有一、二擺，阿嬤會去小跤腿三姑恁兜 tshit-thō、過暝。當然，嘛會順繼恁阮兄弟姊妹，猶有躑佇全庄e表兄姐做伙去。佇彼个時陣時，對阮來講，這是一項誠重要e大代誌。

我家東勢頭算是佇查畝營e市區，交通比較利便，公路、鐵路攏有經過，無論上北去新營抑是落南倒台南，坐客運、火車攏無問題。毋過，小跤腿是佇較東邊，倚近山區e地方，kan-ta 一條彎彎曲曲e牛車路。人少，勉強猶會當騎腳踏車抑是坐 *o-to-bai*，若是一个老人恁一群囡仔，加加咧十外人，唯一、上好e方法就是行路矣。

猶會記得是國校仔五年e彼冬歇熱結束進前e農曆七月，阮閣一擺綴阿嬤去三姑恁兜。

阿嬤猶是彼身全款e打扮，頭戴瓜笠、跛踏 *thabih*、身穿烏鼠色e台灣衫、手揞花仔布e舊包袱。阮逐个隨人提家自己e物件，早頓食了，正式出發。

「親像老雞母恁雞仔囡咧 tshit-thō 咧。」見擺，阿爸看阮欲出門，攏笑笑仔按呢講。

就按呢，一隻老雞母恁一群雞仔囡對厝裡出門，款款仔行佇庄跤e路裡。

對代天府門跤口，經過籤仔店、粟仔埕，來到鐵支路前，這段路猶算佇庄內，路況較好，是較闊較直e石頭路，二片大多數是倚家 kap 幾間仔店面。經過鐵支路，就算是庄外矣，路成做細條閣又彎曲e土沙路，倚家嘛變田園。到剖豬灶、三角堀、應公廟附近，就已經是荒郊野地矣，四籬籬仔，除了草寮仔看無人家厝，規路邊攏是糖廠e甘蔗園 kap 野生e茅仔埔。路e尾溜，有看著另外一个庄頭，彼就是小跤腿矣。

Kap 以前全款，躑一暝，隔工中晝食飽、歇暝了後，阮隨人 *kā* 家己e物件款好勢，欲 kap 阿嬤倒轉去東勢頭。三姑嘛 kap 以前全款，除了傳一大堆家己種e松茸、木耳、果子，予阮做「等路」之外，閣專工剉一鍋仙草冰予阮止喙焦。我傷過饑食，恬恬一暝食三碗公。

離開三姑兜來到半路，我感覺腹肚開始 *ui-ui* 仔疼，愈行愈無力，愈走愈軟跤。經過入庄前三角窟仔e應公廟仔邊時，人就真正擋袂牢矣，腹肚開始絞滾，規身軀拼清汗。無時間 *kā* 行佇前頭e阿嬤恁講——一聲，我趕緊幹入去應公廟仔後面e草埔仔……

驚走傷遠離傷久，阿嬤無看著我會擔心，我屎落 suah，若 lán 褲若趕路。Hiông-hiông，一个 kap 我差不多大漢查甫因仔，毋知 tang 時，倚佇我ê面頭前。「阿…阿明？」我驚一大趔，講話變大舌。

阿明是我國民學校ê同窗，他 kap 竹雞仔是阮班裡二个逐家公認ê「怪跤」。佇阮查畝營這款草地所在，同學ê父母，大部分若毋是做穡ê，就是做工ê，您二人較特別：竹雞仔ê老爸是對軍隊退伍，佇菜市場仔咧賣麵ê老芋仔；阿明ê老爸是專門佇墓仔埔，咧 khioh 死人骨頭ê土公仔。

毋過，您二人ê個性完全無全款。竹雞仔生性外向活骨、絞怪、lān-muā，規工看伊若毋是咧哼歌、呼 si 仔，就是四界 kap 咧人冤家、相拍，差不多規个學校老師學生攏知影伊ê大名；阿明拄好倒反，古意、閉思，不時一个人恬恬坐佇家己ê椅仔位，透日罕得聽伊過半句話，凡勢連班裡ê同學，伊都熟似無濟。奇怪ê是，這二个人，竟然同時是我上好ê朋友。

阿明ê老爸，本名叫做莊萬金，這是我對阿明ê資料簿仔偷看著ê。因為他ê工作是專門用金斗甕仔咧貯死人骨頭ê土公仔，所以庄裡ê人攏慣勢叫伊「金斗仔」。

金斗仔自細漢父母就無佇咧矣，予伊阿嬤戔養大漢。阿嬤過身了後，庄裡天成師看伊一个人無親無情、無依無倚，好心收伊做徒弟。

天成師是一个道行高深ê烏頭仔師公。

俗語講：「紅頭度生，烏頭度死」，伊是專門替死者辦喪事、做法會ê法師，kap 專門佇廟會裡做醮、施法抑是替活人驅邪、押煞ê紅頭仔道士無全。聽說，伊ê本頂毋但按呢，只要是 kap 喪事有關雜雜ê，伊攏真熟手、誠內行。也就是對一个人斷氣了後，無論是拼廳、掠轎、做醮爽；抑是接壽、入木、牽亡魂，一直到出山、落壙、安神位；甚至以後要破土、開壙、khioh 骨、裝金、進塔……凡事揣伊就沒問題矣。

有一工，天成師專程乘金斗仔來揣永福仙。

永福仙佇代天府廟邊ê巷仔口開一間算命館，專門替人算命、號名，解厄、改運。伊ê年歲 kap 天成師差不多，二人是熟似誠久ê老朋友矣。有閒ê時陣，天成師定定會來揣永福仙泡茶、phò-tāu。

「無論我按怎千算萬改，終其尾，攏嘛逃袂過你ê掌中心」永福仙不時用這句話咧消遣您二人。

「永福兄，勿講笑矣，今仔日有正經事欲拜託你。這個因仔，勞煩你斟酌 kā 看--一下」天成師牽金斗仔到永福仙ê面頭前。

「這是彼个因仔伊老爸，留落來ê八字，勞煩你閣 kā 批看覓。」天成師叫金斗仔家己去廟埕 tshit-thō，才閣提一張褪色ê紅紙，交給永福仙。

「老兄弟！你嘛是內行人，敢講會看無，愛我拆分明？」永福仙看 suah，目頭結結，先 suh 一喙薰，閣吐一口氣。

「做你講，無要緊，家己人，參考！參考！」天成師聽了，先吐一口氣，才 suh 一喙薰，面無表情。

「這個囡仔，論伊e面相骨格，山根凹，主六親分離之途；下頰尖，合晚年孤苦之數；額頸長，是骨肉無情e相，喙唇薄，屬祖產無緣e命。看伊e生時日月，先天八字秤重二兩四，照天罡先師e神數命理算來：『此命推來福祿無，門庭困苦總難榮，六親骨肉皆無靠，流落他鄉做散人』……」

「敢有法度化解？」

「人一落土八字命，生死富貴天注定。不而過，命數難違，運途可改，這愛看伊以後e造化。」

天成師本身無囡無兒，進前，先收過一个大徒弟富貴仔。伊 kā 有關處理喪事e功夫傳予富貴仔，另外，將 khioh 骨e技術教予金斗仔。一人分一途，免得以後同行相忌、同門相爭。

後--來，富貴仔事業愈做愈大，歸氣搬去市內開一間葬儀社，做頭家、趁大錢、躑豪華別莊、開進口轎車、煮大某閣飼細姨、選代表做議員。金斗仔一直留佇庄內，守伊彼間破土角厝，騎伊彼台破腳踏車，繼續做伊e土公仔兼羅漢跤。

金斗仔做e是孤行獨市e穉頭，無人有本領 kap 伊搶生意；也無人有才調 kap 伊拼地盤。伊跤手猛掠，做人骨力。只要主家日子看好，時辰一到，他傢俬帶咧就出門。死人錢沒咧出價嘛袂當欠數，照理說，這幾冬來，加減應該有 tshun 寡錢才對。毋過，看他自頭到尾躑 e 攏佇彼間天成師留落來e舊厝；規年透冬穿e攏是幾領舊衫褲。無聽過，他有咧買厝地抑是 hak 田園？嘛無看過，他有 kap 啥物查某人咧交往，抑是央任何媒人婆去提親。

原來，伊興淋酒又閣愛跋筊。

無工課路e時，若毋是去棺幾罐仔撼頭仔就是去損一場仔墨賊仔，不而過，伊酒癖袂稔、筊品嘛誠好。酒若淋茫，就腹肚掌咧倒轉去睏；筊若跋煞嘛鼻仔摸咧，邊仔去坐，袂瘡亂袂起花。

「人生海海矣，世事謙謙啦！」見若有人問伊，那會無欲買地起厝，抑是娶某生囡，他逐擺攏嘛按呢應。

「彼箍劉仔舍有無？伊e後事，對入木到打桶；對出山到落墳，自頭到尾，攏阮師仔一手發落e。活咧e時趁 kah 油 sé-sé，酷 kah 鹹 tok-tok，死後敢有提走 1 銖 5 厘？攏嘛好空著別人。伊e棺柴蓋才 khàm-落，某仔囡就開始咧相拍矣，等到對年過，猶閣咧行法院。」劉仔舍，阮庄裡大大細細通人知，除了放落來e祖公仔屎田園、厝地幾十甲以外，猶有米絞、當店幾仔間，大某細姨、後生查囡十外个，會使講是早前規个查畝營上好額e人，不時予伊提來咧鄙相。

「彼隻楊仔頭恁敢知，進前伊e後生、新婦相連繼破病、車禍，地裡師講是風水無平安，愛徒厝。對開棺到 khioh 金、對入甕到進塔，前前後後，攏我一手包辦e。伊在生e時食 kah 一箍肥 tsut-tsut，時到嘛是爛 kah 規个 tshun 一堆骨！看你偌 hiau-pai，看你偌外威風，毋是攏全款，落尾嘛是隨在遐个蟲豸咧 tshng 鳥鼠

咧咬。」楊仔頭，阮庄裡查甫查某通人捌。有頭有面，有錢有勢。做過鄉長、議員；開過筊間、酒家；行路會地動、喝水會堅凍，會使講是阮所有東勢頭上大尾ê，定定予伊提來咧摳洗。

也因為這款想法，金斗仔三不五時，會做一寡予人感覺識古、離經ê代誌，咱佇遮講一項就好：

有一冬寒--人ê半暝，佇查畝營國小 kap 墓仔埔中央ê縱貫公路，發生嚴重ê車禍。聽說司機淋酒了後駛車，超速擲著路邊樣仔樹，規台車擲 kah 離離落落，規个人嘛擠 kah mī-mī mào-mào，拖出來ê時，早就沒氣了。

派出所值班ê管--區-e，三更半暝kiu佇被空內底當好暈，予報案ê民眾吵精神，去到現場巡巡看看咧。

彼時毋比現在，庄跤所在救護車無遐利便。換伊去 k ā 躡佇附近ê金斗仔挖--起來，吩咐伊先留咧車禍現場顧暝，毋通屍體去予野狗拖走抑是烏鼠偷咬，等到隔工天光才來處理。

代誌交代好勢，管--區-e 哈一个唏，又閣 suan 轉去繼續 kiu 伊ê被空矣。

金斗仔目珠 sa-bui sa-bui，傢俬款款咧，kap 管--區-e來到現場，先 k ā 屍體囡乎好勢，閣用草蓆仔 khàm 乎四序；繼落先點三枝清香，落尾閣燒一 tsih 銀紙。

代誌簡單發落了後，金斗仔坐佇現場守屍，有時食薰、有時 tuh-ku，愈坐感覺愈寒，閣鼻著身軀邊彼具屍體發出來的燒酒味，才想起來拄才予彼箍管--區-e 青青狂狂叫出門，眠床頭彼斫才淋一半ê米酒頭仔袂記咧出來。本底想欲走轉去提，閣驚萬不一出意外歹交代。無法度，輕輕仔講一聲：「兄弟仔，歹勢啦，傷過寒，擋袂牢，借 kah 咧。」繼落，草蓆仔掀--開，規个人鑽入去……

天才拍殍仔光，稻草伯仔就騎伊彼台老骨董ê腳踏車欲去巡田水。經過車禍現場，看著樣仔樹跤一台擲 kah 規个變形ê自動車，邊仔一領草蓆仔 khàm 兩具露出二粒頭殼ê屍體。

「夭壽喔！有夠可憐，一擺死雙个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稻草伯仔車停落來 u ā n-n ā 看，u ā n-n ā 唸。

「我咧駛恁娘哩！啥物一擺死雙个？恁爸小可謎一下 niā，你目珠去予屎糊著？」金斗仔 hiông-hiông 規个人對土跤跳起來，大聲啐幹譙。

「阿娘喂！救人喔！無我ê代誌，毋通揣我！毋通揣我！」稻草伯仔無張持去予金斗仔驚一下哀爸叫母，沿路走沿路叫，無細膩，連人帶車摔落去路邊ê水圳底。好佳哉！這時陣，管--區-e 拄好來到現場，若無，凡勢真正會「一擺死雙个」。

金斗仔，照常有閒就去淋酒、跋筊，樂暢過日，一直到阿明出現。

阿明ê身世比金斗仔閣較可憐，毋知父母是啥人，聽講是金斗仔有一工淋酒後，欲轉去厝裡，佇路邊土地公廟口，看著予人放生ê紅嬰仔，khioh 來育飼ê。金斗仔嘛真巴結，此去無閣再淋酒、跋筊，家己一箍人，認真 k ā 阿明晟養大漢。

國小三年歇熱，阿明頭一擺招我去您兜 tshit-thô

「我飼足濟蟋蟀仔，咱會當來相咬。」佇彼个七0年代e庄跤所在，除了看史艷文e布袋戲以外，掠蟋蟀仔是阮彼款年歲e因仔，少數流行e娛樂之一，阿明自細漢佇荒郊野地大漢，掠抓蟋蟀仔尤其是伊上熟手e本領。

阿明您兜佇查某營國小 kap 查某營公墓中央e一片e草埔內底，會使講是庄內 kap 郊外接界e所在。對縱貫路跤土地公廟仔幹落去，沿大水溝邊，二月芒仔草，土跤鋪土炭屎e細條路仔行入去，差不多十分鐘就到了。

您兜是一間厝頂 khàm 烏瓦、牆仔糊白灰，單正身無伸手，舊破舊破e土角厝。厝身前後雙片攏是野草、麻黃，四籬輾轉 kan-ta 您一口灶，看無別e倚家。

對厝e正手片行去，經過一塊棺材枋e橋，就是墓仔埔，四界聽會著蟋蟀仔e叫聲；倒手片看去，一堵紅磚仔圍起來e牆仔壁，彼頭就是國校仔運動埕，不時聽會著學生因仔e喝聲。厝前厝後，不時有鳥仔咧叫、蝶仔咧飛、草蟻仔咧跳、四跤蛇咧趕，毋過就是無看人影，我去過您兜幾仔擺，透早到暗，除了我 kap 阿明，毋捌看過任何一个人影。

上特別e是伊厝e門口埕 kap 後尾門，園大大細細十幾個水缸 kap 土甕，內底飼大隻、細隻，公e、母e濟濟e蟋蟀仔……

有一擺，我 kap 阿明當咧弄蟋蟀仔相咬e時，有一个生做烏烏瘦瘦、細漢細漢e大人，雙手掙二跤布袋，對外口行--入-來，一直行到簾簷跤，這個人就是阿明e老爸--金斗仔。

他先 kā 布袋園咧，起頭，提一塊塑膠布鋪佇土跤，繼落，kā 布袋內底e物件全部倒--出-來。我看一下驚一赧，原來是一堆奇奇怪怪e骨頭……

「你敢看哦？袂驚 nī？」金斗仔看我踞佇伊e對面，目珠 thī 大蕊，感覺真好玄e款，笑笑仔咧問我。

「……」我幌頭無 kā 應。老實說，這是我這世人頭一擺看著規堆e死人骨頭，那會袂驚？應該是，一時緊張，毋知通驚。

「通常撿骨，攏是主家先揣地理師仔，共日子揀乎定、時辰看乎好，才倩我去現場破土、開壙、khioh 骨、入甕，一擺就好勢。毋過，有e因為年久月深、無人相認，tn̄g 著公所欲整理墓地、起納骨塔，數量較濟，無法度，才會提轉來厝裡做。」金斗仔說明了後，無閣加講話，繼續做伊e工課。

伊先用棕笊仔 kā 骨頭笊乎清氣，閣用舊面布拭乎焦鬆；了後，將頭殼牙槽頂面e喙齒一支一支挽一落-來；閣來，用一塊白布仔 kā 頭殼包--起-來；繼落，用朱砂筆照順序畫出目珠、鼻仔、喙、耳。另外，kā 手 pō、跤 pō e 幼骨仔一塊一塊分--開，園入去四个細細仔e紅袋仔裡；手骨、跤骨 kap 髒仔骨才用紅絲仔線綁予好；上落尾，用一枝大籬e粗香 kā 龍骨貫--過-去。

金斗仔停睏落來，吐一个氣，拭一寡汗，行入去厝內，提一个金斗甕仔出來，按照跤手、身軀、頭殼e順序，勻勻仔 kā 拄才處理好勢e骨頭，一項一項園入去甕仔內，閣園一寡火炭，提 kuà 蓋起來，用紅布封牢咧。

「你是德旺仔e後生？等一下倒--轉-去，毋通予恁厝裡e大人知影呢，無會予人罵喔。」金斗仔倚--起-來，伸一下腰，點一支薰，開喙吩咐我。

這時我嘛想欲倚--起-來，hiông-hiông 規身軀無力，tng-lap 坐佇土跤，原來，我二隻跤早就麻去矣！

轉去到厝，我暗頓食飽，身軀洗好，kap 阿兄去公厝埕惹夜市。大埕西片面上邊仔一个擔仔位，四箍輾轉圍一大堆人，毋知咧創啥，我好玄行--過-去，看著我倒佇土跤，這群人圍咧看我，有老人有囡仔，有查甫有查某，攏變做一具一具骨頭。我哀一聲精神起來，規身軀拼清汗，原來是咧陷眠。

彼工，是我上尾一擺 kap 阿明去恁兜，嘛是我最後一擺看著金斗仔，過無佹久，就出代誌矣。

猶會記咧彼工佇學校上藏鏡人教e「唱遊課」。

叫伊藏鏡人，毋是因為伊e做人佹神秘，嘛毋是伊e功夫真厲害，是伊e名姓較特別，叫做張敬仁。張敬仁靠勢伊是校長e親情，不時對學生歹閣惡，所以私底下，逐家攏叫伊e外號藏鏡人。

「去年我…回來，你們……」藏鏡人一面彈風琴，一面叫阮綴咧唱。

「吱…」hiông-hiông，教室上後壁倚窗仔門e所在，傳出一个尖利e叫聲，逐家攏斡頭轉去看，阿明e面紅紅、頭 tàm-tàm。

「今年我…來看你們……」藏鏡人臉臭臭，停一下，繼續彈琴，繼續叫阮綴咧唱。

「吱…」全款e所在，閣叫一聲，這擺閣較大聲。這時，規班e同學攏笑--出-來，笑 kap 東倒西歪。阿明嘛面愈紅，頭愈 tàm 矣。

「提--出-來！」藏鏡人殺氣騰騰，對教室上頭前衝到教室上後壁，對阿明大聲喝咻。

阿明乖乖 kā 鉛筆篋仔提出來拍開，藏鏡人伸手 kā 內底彼隻蟋蟀仔掠起來，大力擲落土跤，閣用皮鞋 tsâm 一下爛糊糊。繼落，出手對阿明e面搨--過-去，阿明e喙頓紅紅五條指頭仔號，二 tshu ā 目屎恬恬流--落-來……

「kā 我倚乎好！」藏鏡人威風凜凜，斡頭倒轉去坐佇椅子頂，準備欲閣繼續彈琴。

「啊…」這時，原本予藏鏡人驚 kah 全班恬 tsiuh-tsiuh e 同學，又閣慘叫一聲。毋過，這擺毋是蟋蟀仔，是坐佇阿明邊仔e陳淑惠。

眾人斡頭一下看，阿明已經昏倒佇土跤，臉色白死殺，鼻血 kòng-kòng 流。

三工後，阿明才閣轉來上課，毋過，鼻血雖然無咧流矣，臉肉猶是無啥血色。規工無話無句，無元無氣，毋是坐佇椅子像戇神，就是仆踎桌頂咧歇暈。過無幾工，他又閣開始流鼻血矣……

以後，阿明不時請假，無來讀冊，一直到學期結束，學校歇熱。老師講伊人無快活，去市內予醫生看。

有一日，我 kap 竹雞仔去阿明恁兜想欲揣伊。啥知，規間厝強欲予茅仔草掩無去，門仔窗仔攏關牢牢，看--起-來，應該是真久沒人躡矣……

升 khái 四年仔，阿明猶是無看人，問老師才知影，伊已經休學，毋知搬對佻位去。

過無佹久，一工半暝，有人聽著佇學校e便所裡傳出慘叫e聲，原來是藏鏡人去予人規身 khàm 布袋，雙跤損斷去……

「阿明！你那會走來遮？」查甫囡仔喙開開、面笑笑、牙槽頂頭減二支喙齒，真正是阿明無毋著。

「啊…我都搬來躡佇遮啊！阿成，咱足久無做伙 sng 矣，來阮兜敢好？我閣飼足濟蟋蟀仔喔！」阿明一副很期待的模樣。

「好啊！好啊！我嘛足想你e。」遐邇久無見面，我當然是真歡喜。

綴阿明行一搭久，幹入去一條閣愈細條e路，幾分鐘後，面頭前出現一間厝，阿明說這就是攤兜。

kap 進前e舊厝略仔相仝，四籬輾轉猶是草埔 kap 樹林，厝尾頂 khàm ê 是鐵 phiánn、牆仔壁換做是柴籬，看起來閣較無 ân-tan。厝前厝後，仝款园一个一个大大細細e水缸 kap 土甕。行入去厝內，感覺有淡薄仔暗鬚 lâ-sâm，鼻會著一陣一陣e臭殍味。

阿明 tshu a 我來到門口埕，掀開一个甕仔蓋，掠幾隻蟋蟀仔园佇塑膠罐仔裡，提予我看，有規隻烏金發光e「烏龍仔」，有全身紅 gē赤脂e「赤羌仔」，逐隻攏頭圓尾尖、牙利翅硬，雙 tsng 深 hōng、六跤長鬚，內行e一下看就知影，這攏是厲害e角色。

「這是我去埔仔掠來e，逐隻攏一度讚e！」阿明看起來真得意e款。

其實，有咬過蟋蟀仔人攏知影，對墓仔埔掠來e蟋蟀仔上勢咬。聽講，有e專門靠咬蟋蟀拼田園e筊跤，攏會專工去彼種所在走揣。毋過，像阮這種級數e囡仔，敢去收成後e稻草堆抑是番薯園碰運氣。

我 kap 阿明搬二塊磚仔，园佇門口埕排做一條溝，他e烏將 kap 我e紅軍，嗆來嗆去，咬規晷久，猶是五分五分、無啥輸贏。

毋知過外久，等我擰頭起來，西片面彼粒日頭，已經欲落海矣。

我驚一越，趕緊 kā 阿明講天暗矣，我欲趕緊轉--去。阿明看--起-來小可毋甘，愛我後擺閣來揣伊。繼落，kā 彼隻烏將园入去一个有猴山仔標頭e番仔火篋仔裡，講欲送我。

我對阿明e厝離開，按照進前行過來e路幹頭倒轉去，照理說幾分鐘後，應該就會出來到原本 tng 著阿明e彼條牛車路才對，按怎我行來行去、覘來覘去規晷久，就是揣無路？天愈來愈暗，四籬碾轉攏是甘蔗園，葉仔予風搧 kah 咻咻叫。

Hiōng-hiōng 起一陣 ka-lún-sún，感覺規个烏天暗地，我哀一聲，就按呢死死昏昏去……

我喝一聲，精神過來，發覺人竟然躺佇厝裡e眠床上。

「回魂矣！回魂矣！好咧佳哉！好咧佳哉！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阿嬤看我精神，喙裡一直唸，雙手一直拜。

「我那會倒佇遮？」我感覺奇怪，拄才明明佇路裡。

「我那會倒佇遮？我才欲問你咧！」阿母聽著我咧喝聲，趕緊對灶跤 tsông--過-來，看我平安無代誌，歡喜又閣毋甘。

「去遇著以早e同學阿明，伊招我去伊兜，咬蟋蟀仔啊！」

「阿明？你講彼个金斗仔e後生阿明？」阿母e口氣怪怪。

「Hènn 啊！我全班彼个阿明啊。」我印象內底，kan-ta 熟似一个阿明 niá，敢閣有別个阿明？

原來，我走去漏屎無佹久，大姊發覺我綴無著陣，趕緊 kā 阿嬤講，眾人翻頭沿路揣、沿路咻，四界看無我e人影聽無我e喝聲。落尾，表兄佇應公廟內e桌仔跤，揣著四跤拔直直，身軀軟 kō-kō e 我。

阿嬤看我規个人袂振袂動，講話無聽著，問話袂曉應，kan-ta 二蕊目珠金相，毋知咧看啥？天已經齊暗矣，當咧毋知欲按怎e時，拄好庄裡金水叔仔駛牛車經過，順路 kā 阮所有e人載--轉-去。

「看起來無啥物要緊，可能是天氣傷熱去乎著痧，閣食歹腹肚引起漏屎，身體較虛。先吊 1 支大筒e看覓，我才閣開幾包藥仔提轉去予食，歇暍一暍，應該就無問題矣。」幾十冬看病經驗e老醫生，詳細檢查了後，老神在在，按呢 kā 阿爸交代。

隔轉工天光，我e情況猶是無改善，全款是有體無魂、有氣無脈，規个人 lín 躑 lín 躑，失神失神。

阿公等袂赴矣，代天府e廟門一下開，趕緊去 kā 王爺公燒香跋杯，奇怪e是，無論怎麼問，就是跋無杯。

「清水兄，今仔日那會遐工夫，透早就來燒香跋杯？」添丁伯仔是阿公e老朋友，進前是王爺公專用e童乩，食老退休了後，就留佇廟裡做廟公，繼續服伺王爺公，看阿公一透早就來廟裡，趕緊過來相借問。

「三角堀仔彼个所在上歹空，勿講是普通人，像阮這款有修過e，平常時仔都盡量無愛去遐出入，何況閣是七月時仔？定著是去予歹物仔煞著矣。俗語講：『惡鬼驚兇神』別e我毋敢講，咱王爺公是武將出身，這款代誌請伊出面，做你放心，絕對妥當！」聽阿公e說明了後，添丁伯仔用專業e口氣鐵口直斷，而且熱心表示，伊欲親身出馬，直接請示王爺公，按呢才有法度。

添丁伯仔真正沒漏氣，有影是王爺公駕前上頭 kioh 上資深e童乩出身，傢俬傳好勢，即時就起童。

看伊頂身褪腹裊，胸前圍一領太極八卦兜；雙趂褪赤趂，腰頭結一條乾坤龍虎裙；正手伸懸懸擲一支降妖斬魔七星劍，倒手園平平提一支調兵遣將五營旗；身軀 sih-sih 震，喙裡 seh-seh 唸……

伊講e是神話，咱一般凡人當然是聽無，勿講是以早e社會無發達，就算現代e科技遐進步，猶是無人有才調來解破。毋過，咱e祖先頭殼確實有夠讚，早就想出好辦法，也就是揣一个助理來翻譯，這個人毋是別人，就是桌頭——添財叔仔，童乩添丁伯仔e雙生仔小弟。

「信徒林清水聽著：你e查甫孫林志成，囡仔人、亂使來，竟然遐好大膽，敢去侵門踏戶，去犯著三角嶼仔彼群兄弟e地頭。算伊好運，自細漢就予本府做契囡，身軀有掛本府e貫攢，恁看佇本府e面子，小可教示一下，就來放伊煞矣，若無，那有通遮爾好食暍！等咧乞一寡爐丹轉去配滾水予伊啉，安搭一晷，真緊就無問題矣。」王爺公威風凜凜，透過添丁伯仔，出聲 k ā 阿公指示。

全這個時陣，阿嬤猶是袂放心，趕去八老爺庄央請番仔姑婆來厝裡 k ā 我收驚。

番仔姑婆是一个厝姨，人生做真奇怪：面肉烏頭毛白、身軀長雙趂短、查甫聲查某體，規工檳榔哺無歇，喙齒染甲烏 sō-sō。我有時感覺誠懷疑，感會伊猶未去 k ā 人收驚，人就先去予驚著矣？不而過，伊收驚e功夫真正是有夠厲害，你對阮查畝營十二聯庄仔流傳e一句話，就知影伊e本事：「無予番婆收過驚，厝內囡仔真歹戔。」意思就是講，恁厝裡e囡仔，假使愛哭、毋暍、歹喙斗、厚病疼，若是有叫伊收過驚，保證好食暍、gāu 大漢；若是無去予收驚過，定著厚齶頭、歹育飼。

番仔姑婆入門來到眠床邊，先 k ā 我看看摸摸咧了後，問阿嬤代誌大概發生e經過，即時叫阿嬤提一領我穿過e外衫，k ā 一个裝滇白米e甌仔包起來。繼落，點香、請神；落尾，正手擲三枝香，倒手提白米甌，腳踏三七步，喙唸收驚咒：

「香煙通法界，

拜請收魂祖師下金階，拜請神兵天將降雲來，

本師展神通，

收到東西南北方，收到中央土神公，

毋收別人魂，毋討別人魄，

收你弟子三魂回，收你弟子七魄歸，

收到三魂七魄齊轉來，收到身軀清氣無代誌，

魂歸身，身自在，魄歸人，人精采

食飽飯，暍飽眠，百病攏消除，順手好離離，

急急如律令！急急如律令！」

番仔姑婆 u ā n-n ā 行 u ā n-n ā 唸，手裡香枝 kap 米甌佇在我面頭前、身體頂比來比去，hiông-hiông 大力喝一聲，念咒結束，收香謝神。最後，先 kâ 香枝囙咧桌頂，才 kâ 包白米ê外衫細膩掀--開，斟酌觀看甌仔內底ê白米一搭久：

「猴囡仔，毋知代，七月時仔烏白走，去予魔神仔牽去矣。好佳哉！伊出世先天八字重、後天本命旺，保伊順事度難關；囡仔人頭頂三把火、胸前一點靈，護伊平安離災厄。老東西，免煩惱，我畫二張符仔，你提去燒燒咧浸冷水，k ā 伊ê身軀洗洗乎清氣，小等一下，真緊就無平安毋代誌矣。」番仔姑婆 that 一粒檳榔入去喙裡，自信滿滿，開喙吩咐阿嬤。

就按呢，經過三方面高手ê加持，我總算佇中晝時陣精神了過來。

「阿母，我看咱另工愛款寡牲禮來應公廟仔拜拜一下較好！」阿母 kap 阿嬤佇客廳講細聲話，我囡仔人耳朵利，猶是聽會著。

「是按怎講？啊伊人毋是好好無代誌矣？」阿嬤感覺奇怪。

「你拄才無聽阿成咧講，伊是去予金斗仔彼个後生阿明招去厝裡？」阿母反轉來問阿嬤。

「有啊！有啊！是講去伊厝裡敢有啥要緊？」阿嬤聽無阿母ê意思。

「煞毋知影！金斗仔彼个後生阿明仔，聽講伊…伊 1 冬外前就破病…夭壽去矣！」阿母愈講著急，愈講愈細聲。

Hiông-hiông，我ê褲袋仔吱一聲足大聲，我驚一趔，趕緊 jīm 出來，原來是進前阿明送我ê彼个有猴山仔標頭ê番仔火篋仔。拍開一看，1 隻蟋蟀仔展翅飛--起來，佇天篷下跔蹇幾仔 lìn 了後，歇落來佇窗仔門邊。

「烏將！是阿明送予我ê彼隻烏將。」我 peh--起-來想欲過去掠，伊起跔對窗仔門跳--出-去，一下仔就無看影跡。

這項代誌發生過後，我就無機會像早前全款，閣行路去跔腿仔三姑您兜矣。彼冬年初，身體一向康健ê阿嬤 hiông-hiông 中風，清明進前，伊就過身去矣。了後，其它ê兄姐，畢業ê畢業、出外ê出外，老雞母無佇咧，雞仔囡嘛隨个仔隨个分開、四散……

落尾，我猶是毋死心。有一擺，我專工招竹雞仔做伙去應公廟仔附近，四界蹇來蹇去，毋過，無論按怎揣，就是揣無阿明進前 tshu ā 我去ê彼間柴枋仔厝。

阿明，此去嘛毋捌閣再出現過。